

docriver 文川網
入駐商家
在文川網搜索古籍
更多電子書

民國丁巳年重刊

練湖歌敘錄

振華公司代印

練湖歌敘錄引言

練湖之興廢屢矣。至今日之廢而後興也。而遂為鮮世不刊之典。豈不幸哉。今夫天立君而君置臣。皆以利民也。利民莫先於足食。足食莫大於務農。務農莫急於水利。此其大較也。唐虞三代之聖人。他務未遑。而汲汲焉。首以澤梁無禁。溝洫惟勤。為當務之急者。由是道也。陽邑練湖。開自晉陳敏時。初未有所謂會通河者。蓋本為旁近民田灌溉計耳。而後乃兼及於濟漕。及其既也。更主其用於濟漕。而兼及於溉田。夫湖可濟漕。則河可無浚。而小民免一年之力役。即可息無窮之苦累。而節數千萬之金錢。亦未始非利民之大也。然而漕之克濟。恃乎河之有閘。而閘雖設。遂能保河之間不一浚乎。不能也。又能保閘之設而不

練湖歌敘錄 卷首

壞壞而隨設乎。不能也。不能則漕不足以濟。漕不足以濟而吾復湖之說。方主乎濟漕。則道旁築舍之空言。不惟不足以服告佃者之心。且並不足以正告佃者之罪。彼其掘湖堤毀湖閘。以洩水成田。特在奸民一反掌間耳。而溉田之利。反不得不與之俱廢矣。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是時下練湖與上湖俱廢者垂二十年。當事者往往執濟漕之說以爭之。莫能得賴。

聖天子軫念東南水利。飭督撫河漕諸大臣。條議其有資灌溉。應疏應築者。以聞。而丹陽練湖與焉。於是大渙王居。重建下湖四閘。巡撫都御史于公。因之以體察民隱。剴切入告。而後下湖一萬一千餘畝之水利。遂盡歸諸濱湖之民。何其徹也。其修建

涵開。儲以湖中物產。防墮壞。計久遠也。下湖已報陞科田七千餘畝。聽濱湖用水民田。均納賦稅。順輿情。杜覬覦。也不議及上湖者。用主於溉田。而不主於濟漕。則下湖已十給八九焉。酌古準今。稱物平施也。蓋自有練湖以來。興廢屢更。然其復之之本。與復之之法。未有若是其親切而周詳者也。湖既復數年。而濱湖之民。家室盈寧。婦子和樂。官租先衆。風俗淳樸。都御史儀封張公。相繼撫吳。又爲之釐別。振肅委任良吏。以多方而鞏固之。斯湖之利。豈不將與天地俱永哉。然又不止此也。方湖之既墾爲田也。土鬆而水濁。日夜傾瀉。運河雖夏秋之間。舟船有阻。塞不行者矣。塞則必挑。而欲僅挑此濱湖一帶之河。則省費無幾。滋弊轉甚。且或反至於塞河。於是勢不得不議全挑。而使官

與民。交受其重困。往者嘗頻年浚河矣。他處皆已浚深見底。而湖千數里地。淤泥猶高積丈餘。丁夫以倍徒計。終弗克濟。當是時。上自郡邑長吏。下至億萬編氓。未嘗不群焉痛心疾首於廢湖之人。而爭欲食其肉也。今自湖之既復也。泥凝而草長。湖水溲然以清。又不時洩。固于漕無益也。且得無損。無損則河不至於頻挑。但使數年之內。省一年之役。惠已不可勝計。而邑之人。方且陰受其福而不知。此與神禹治水。本爲播奏艱食。而賦道自通者何異。然後知

聖天子虛民之深。與賢公卿大夫勤民之力。真有以度越千古。而垂法萬世也。於是濱湖萬民。既已築墩湖心。建萬世永賴之亭於上。而譜又綜其始末。輯爲歌叙錄以志之。書曰。九功惟叙。九

叙惟歌。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是湖之復。良法美意。固已當窮無窮極。無極而吾民沐浴膏澤。歌咏勤苦。急欲以廟堂解慍。阜財之盛。綿頌禱于億萬斯年。則亦猶維持勿壞之意也。後之君子。可以觀矣。

康熙五十四年 月

日湖上諸生湯譜謹識

練湖歌叙錄總目

卷一

秦按院題請復湖文案

劉郡侯勘語

原道尊復湖勘語

題請修復練湖碑記

馬撫院題請復湖奏疏

卷二

丹徒張官請廢練湖疏

卷三

弊陞下湖三案總略

練湖歌叙錄 卷首

徐元振等請押修開呈案

寶縣主議復練湖詳文

李藩臺議復練湖詳文

高縣主議復練湖詳文

高縣主覆議復湖詳文

馬縣主議復練湖詳文

卷四

馬邑侯代吳之寅等詳請抵虛文案

談郡侯轉詳抵虛看語

張邑侯申報欺隱詳文

宋撫院慎重復湖奏疏

四

邵日茂等細陳欺隱情弊呈案

邵日茂等請詳蓄水呈案

黃郡侯清丈欺隱已明請聽奸民佃墾詳文

奉 憲嚴批究追吳之寅等欺隱田糧文案

張邑侯奉 憲押清下湖欺隱田畝告示

楊邑侯清湖告示

卷五

于撫院題復下湖奉

旨准行文案上

于撫院題復下湖奉

旨准行文案中

練湖歌叙錄 目二

于撫院題復下湖奉

旨准行文案下

宜藩憲復湖詳文

宜藩憲駁議復湖文案

卷六

奉 憲清查認糧田畝文案

曹邑侯詳定放水碑

埠頭陳懷開湖取罪文案一

埠頭陳懷開湖取罪文案二

埠頭陳懷開湖取罪文案三

埠頭陳懷開湖取罪文案四

五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埠頭陳懷開湖取罪文案五

埠頭陳懷開湖取罪文案六

埠頭陳懷開湖取罪文案七

泥亭壩開議單詳卷

泥亭壩開碑案

何恒山道人墩墳地陞科不得混入下湖認糧册內呈案

曹縣主詳禁佃湖文案

徐元振孫道弘王道明邵高耀等懇免雜差呈詞

卷七

王道明等呈請全湖一體認糧文案

王道明等再呈 藩憲具結認糧呈案

練湖歌叙錄

目三

六

牟藩憲詳請一體認糧文案

張撫院飭禁佃田妥議認糧行牌

張撫院申禁佃湖文案

王邑侯奉 署藩憲朱禁佃告示

署藩憲朱申請四千四十七畝一體認糧詳文

藩憲李遵奉 撫憲四千四十七畝毋庸認糧行牌

王道明等細辨戎全等奉免欺隱田租儘餘可完上價何得藉

詞圖佃呈案

王邑侯詳遞戎全等捏詞刁控圖佃湖田文案

王邑侯詳遞奸民假詞育嬰圖佃湖田文案

王道明徐友仁邵日彩孫有均等呈辨奸僧借詞救生妄控佃

田文案

王邑侯詳治奸僧借名救生妄冀佃田集成鐵案

護理江撫都院李永禁奸民告佃練湖行牌

王邑侯修築湖堤告示

徐友仁等呈明夫工銀兩公儲修開文案

卷八

湖心亭

聖恩碑記

湖心亭報功書院碑記

邑侯王公湖心亭功德碑記

卷九

練湖歌叙錄

目四

七

唐劉晏奏疏

唐李華練湖頌并序

南唐呂延貞請建斗門奏略載丹陽縣誌

元陳膺重修練湖記

邑人張存重修練湖碑明洪武朝

鎮江府申詳撫院嚴革佃湖詳文明天順朝

刑科給事中陸燁申禁侵佃練湖碑記明嘉靖朝

吏部侍郎張捷記邑侯王墓吉生祠節略明崇禎朝

常鎮道革佃攤圩追帖追租告示明崇禎朝

太常寺卿姜志禮復某大尹手札明崇禎朝

卷末

經始告復練湖人民

爲首認糧人氏

丁巷漁戶呈請下湖步盪魚息文案

覆呈涵頭胡居賢劉順一等

范縣主據朱日順湯聘等請禁佃田吊銷經承弊混詳稿批呈

奸棍徐元豐等混佃四千四十七畝文卷

魏縣主申詳黃金壩文案

魏縣主審明申詳黃金壩文案

魏縣主詳定黃金壩魏一五等永遠看守修築定案

奉 憲取具黃金壩兩造遵依甘結定案

第一卷引言

自晉陳敏始開練湖。至今千三百餘年。中間疊廢疊興。略見於本邑先賢姜太常公所刻湖漕成案一書。其詳終不可悉考。其在本朝則亦已三廢而三復矣。順治九年。奸民喬日洪等廢之。按院秦公奏復之。康熙十三年。紳衿賀傳錄等廢之。撫院馬公奏復之。今之復。視昔之復。義例雖已迥異。然而國家之令典不可湮也。兩憲之維持。與夫同時僚友之贊襄。不可忘也。故照湖漕成案例。錄爲第一卷。

秦按院題請復湖文案

巡按江南淮揚蘇松常鎮徐州等處綜核將領監察御史臣秦世禎謹題爲練湖之興廢關運河之通塞請

旨清還占業修復故址以利漕蘇民事臣巡歷鎮江府事竣以次至丹陽漕河水不盈尺舟膠難行九十里之程越兩日始到未及抵郭有父老子弟百餘人緣岸而望臣之舟呼籲不止咸謂奸豪侵占練湖洩水成田殃民病

國公懇清復臣查係地方利弊一面批行常鎮道勘議一面取縣誌册籍詳覽始知練湖之關係于漕運者甚大利在修復害在侵占賢愚共曉今古同然惟是占者勢豪卽有知之者而亦不敢明言之耳臣請爲

練湖歌叙錄

卷一

皇上悉陳之按丹陽縣在鎮江之南地勢最高兩岸夾岡一流如帶下視蘇松常諸郡有若建瓴爲江浙漕艘必經之路若使上流既無所受下流又無所砥則河涸不能行舟而漕運曷由以濟邑有練湖水來上天仰受長山驪山八十四流之水漲而爲湖去縣治百二十步其勢高於運河湖有上下兩名貼近運河者爲下湖蓋上湖以濟下湖之窮而下湖以濟運河之窮者也故上下兩湖各置有閘涵以時啓閉盡制曲防載在典制自晉唐以來無不興舉修築力禁侵占明末漕運愆期常至夏杪始出京口惟時霽水正發似若無需湖水而其邑之豪右大猾漸有橫爲侵占在崇禎四年間御史饒京疏議清復漕冬運時有知縣王範奉行惟謹革侵佃修廢閘加築湖堤不知費金錢幾千緡而始獲告成事江以南之人至今頌之乃自鼎

新以來豪猾與衙蠹表裏爲奸奸豪乘經制未備捏爲練湖荒棄高者可耕取其租銀以登蘆課之稅鼓惑上下而一時侵佃者多至九千餘畝自侵佃既廣無論占者不能還湖而占利既多趨者如鶩勢必百計洩水恐目前之一望汪洋者不盡變爲焦土不止西北神京在焉士馬飽騰全賴東南轉輸今理漕督按諸臣經畫備催無慮起運不速然湖水既涸一線中阻而如鱗之艘豈能飛渡雖盡驅江南之民以供浚河之役恐亦無濟於毫末也况夏滂之時諸山之水驟至若無此湖爲之停注勢必奔騰泛濫近事之可鏡者如順治六年六月佃戶喬日洪等懼滄其侵占湖內之田盜掘黃金壩百有餘丈湖地鴻空七里泥沙盡入運河自黃金壩上下二十里之漕河盡皆淤塞黃金壩既掘則山水涓滴不歸練湖盡瀉低鄉蘇常金壇溧陽

練湖歌叙錄

卷一

等處一概滄沒及至旱魃爲虐而湖以外之民田又無資灌溉妨民病國灼灼可見臣復于十二月初四日躬行履勘傍湖居民咸擁臣而行指點上下利害昭然臣思古先制作俱有深意故釐剔創興之事非百利不輕舉自練湖一廢滂無可著旱無所資而漕艘民田盡爲困敝民田荒廢則租賦無出漕艘阻則軍國奚資彼攘官湖爲私業者所利于公幾何而此邑之所失不幾倍萬乎爲今之策一當革侵佃之田仍濬爲湖一當修築埭閘涵洞仍復其舊庶上可濟運通漕下可灌田救旱數郡之水災不至如今之甚萬民之困厄或者自此而蘇此真東南第一水利垂之萬年可久不衰第臣以介性孤踪勇於任事招忌已多今又以清復練湖爲言奪豪右占有之利而還之

地方以利

國體弊臣亦殆哉望我

皇上鑒憫而已除佃占畝數人戶姓名取册存案修築事宜酌用工費待常鎮道臣詳報外相應具

題伏乞

敕部施行奉

旨着詳察確議具奏該部知道

部覆

題為練湖之興廢關運河之通塞請

旨清還占業修復故址以利漕蘇民事都水司案呈奉本部送工科抄出蘇松巡按秦世禎題前事本年正月初十日奉

練湖歌叙錄

卷一

三

旨着詳察確議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練湖開涵歷代修築以防旱澇兼有資漕運輸輓急着近以經制未備侵占叢生至九千餘畝甚可驚訝以致湖失水利漕河幾成陸地低鄉將為澤國按臣秦世禎巡歷該縣父老子弟環訴會查舊誌特

疏請

旨修復誠為國計民生至慮伏乞

敕下該督撫按諸臣嚴行司道等官方禁侵占將廢開湖堤照舊修理使運河無淺阻之虞小民鮮淹沒之苦至動工費又在諸臣之善為措處可也既經該司案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等因順治九年二月二十日奉

旨依議行欽此

劉郡侯謝語

看得練湖幅圓方四十里聚蓄長山八十四汶之水由西而東有上湖下湖之分而湖之東北則為運河上湖高於下湖下湖高於運河是以前人於上湖之東建石閘四又於其北建黃金壩一使上湖之水既不徑歸於下湖又不直瀉於運河此上湖之制也至於下湖亦於其東建石閘四以鎖其水使不徑洩於運河此下湖之制也自是而運河南則有奔牛閘呂城閘北則有南閘京口閘又有丹徒減水閘更宜急整庶一帶河流南不直下於常蘇北不直下於揚子江此又河與湖相維之制也自有此制是以湖水常盈每遇冬春水涸漕艘難行則啓閘放出湖水使入運河以濟漕運及夏秋水發則閉閘

練湖歌叙錄

卷一

四

蓄水使無旁溢則是湖也專以制河之窮而河之冬春不致病涸夏秋不致病盈則上下湖之各閘與夫黃金一壩最為喫緊而河之南北四閘亦政相須矣不意後來開座俱壞啓閉盡弛以致湖漸成田人爭告佃耕種者日多恨不使湖水盡去皆變為田也乃上湖之南有官涵三處下湖之西南有官涵九處以灌民田方其用水必稟縣官然後啓涵出水用畢即便閉塞不知何年又於其北鑿私涵三以出湖水直瀉於河加以上年瀾雨連綿山水橫發湖既漲滿開壩危岌而湖中有田各家不無盜掘竟將黃金壩衝倒湖水盡瀉下流之田地被衝固不待言而運河受其淤泥致煩畚鍤此之故矣然猶不止此也即今兩湖之水已一瀉無餘即山水源源而來而壩不築閘不修私涵不塞湖田不革則終為無常之管直漏之厄致病運河

爲憂方大矣。本府仰奉鈞批。親詣踏勘。反覆思維。惟有亟將黃金壩。並湖河各閘。修復如舊。其私函盡皆閉塞。是爲徹底澄清。一勞永逸之計也。但各田不除。終屬病根。原係蒙批查勘事理。合行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原道尊復湖勘語

看得丹陽運河爲輓漕孔道。運河之西。則萬頃茫然之練湖也。湖高於河。苟不隄防節蓄。則水之就下。勢若建瓴。洩無餘瀝。必病於漕。且濱湖田疇。灌溉無水。又兼而病民矣。是以前人建壩建閘。制極周詳。禁決禁壅。法亦至竣也。無奈嗜利若飴之豪右。垂涎告佃。彼無遠見之官府。復以增課貪功。一錯俱錯。轉佃轉多。致釀壅涵。掘壩。湮沒多田之變。於壅田各佃。誠爲得計。其如一路之哭。何非特此也。苟不及

練湖歌叙錄

卷一

五

今修復恐運河日漸壅淤。將來漕運有不忍言者。惟是修閘築壩。塞涵俱無難。獨革民種田爲難。蓋種田鄉農也。告佃取租者。走死如鶩。百足不僵之豪也。我能行之。彼能撓之。必祈 憲臺具疏特

題請

旨乾斷庶幾克濟耳。運河帶水。非惟數千漕艘出于其塗。即各處本折錢糧。貢進方物。莫不假道于此。孰重孰輕。廟堂多勝算。將必猛然一割矣。呈乞照詳施行。
總督部院馬 批據詳練湖成田。滄桑遞變。有利于此。必不宜於彼。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惟是湖田已供賦稅。水勢直達下流。無塞。諸邑高下既殊。自難免湮沒之患矣。原設壩閘之修築。關濟漕而利民生。非入告不可行者。仰候按院詳示會

題行繳

總河部院楊 批閘不宜久廢。應行府速速估計。煇舊制修築。至於涵洞。查舊有者。留之。私開者。塞之。必練湖復而閘壩方爲有用。必國課除而練湖方可復也。不然。空談終無實用。仰申請 撫按兩院定奪繳。

總漕部院王 批練湖之興廢。實與運道關切。前經按院特疏。部覆該督撫。按嚴行司道等官。力禁侵佃。將廢閘湖壩。煇舊修理。已奉有

俞旨矣。仰道大破情面。一力擔當。將喬日洪等。嚴行究審。要見侵佃起自何年。是何姓名。每年額供若干。其湖河閘壩。應作何修建。動何項錢糧。逐一議妥。冊報。仍通詳各院。以憑會

練湖歌叙錄

卷一

六

題繳

按院秦 批復湖興利。本院已疏

聞矣。候

廟議定奪繳

漕院朱 批據詳練湖閘壩。實關國計民生。該府踏勘既確。該道言之極詳。應即修築。無容再計矣。其湖田之賦。既入正供。按院已經具題。奉有

諭旨。仍候部覆。咨行繳

題請修復練湖碑記

皇上御極之八年。窮親庶政。余奉

特勅持斧江南。兢兢於興利除害。所至輒詢謀規度。務臻實效。以副

厥任冬十月按部鎮江遂歷屬縣值漕河淺涸舟行如蟻未至丹陽數十里有濱湖居民數百人緣岸而號詢其故咸曰奸豪侵湖洩水爲田公私交病亟求請復余惟川澤國家利害係焉故破之障之疏之洩之因其自然輔以人力苟非至公禍福迥異今按練湖卽古曲阿後湖一名練塘丹陽一邑之膏液而運道八百里之咽喉也以其衆水所聚名之湖以其築壩蓄水名之塘古人非深睹得失什百相懸何爲是動動也蓋丹陽地踞高原勢若陵阜而長山高巖復蟠其西地充則燥十日不雨遂成焦土及夫大雨時行谿谷驟溢則鯨噴電射水出民屋延及旁郡下地皆爲壑矣故丹陽之水無以蓄之譬如漏卮不塞枯竭必速無以斂之譬如濫觴不止淫衍必甚自晉人陳敏務修耕織故築堤四十里下退馬陵諸溪上承長山諸流匯以

練湖歌叙錄

卷一

七

爲湖於是來有所受去有所留視溢乾而閉縱之是以旱不病涸水不苦澇繞湖民田資其灌溉焉至隋鑿渠八百里以通東南之運其道正由湖側爰藉湖流爲灌輸雖窮冬水落洩湖一寸則添河一尺故歷代著爲盜決侵耕之令甚嚴犯者罪比殺人邑人給諫睦燁之碑記直指徐卿伯饒京之奏疏具在也

國家鼎新經制未備邑之奸豪猾吏因緣爲奸詭稱湖荒棄可耕取稅以益蘆課上下鼓煽遂使佃至九千餘畝稅稔既植勢必決堤洩水洪流奔潰原隰汨爲江湖運河壅爲沙磧今歲之澇已屬剝膚將來之旱又當蒿目而漕渠一綫且有扼吭之患矣余既悉其弊遂躬行履勘湖傍居民千百載道指點形勢陳說利害鑿鑿可據卽具疏上

聞下部議覆司空羅公洞曠端委動體國卹請行督撫按道清占業修故址以利漕蘇民遂得

俞旨依議行維時常鎮道原參議鎮江府劉知府詢謀僉同協心將事丹陽縣吳知縣營度勤敏民咸樂趨不踰時而修築黃金壩之功畢其餘斗門涵澌亦如舊制而加整葺焉是功既集庶幾泛濫之患息而灌溉漕運之利永也然晉唐以來湖禁甚嚴至於明代侵佃是湖者往往戍遠邊下死獄如吉汝孝睦完楊著等皆以追租正法斃獄今

朝廷立法伊始姑免深論爾豪猾毋謂國家猛於興利而獨寬於除奸復生覬覦則憲典具存新禁炳肅執訊而窮治之安見此倖可再僥也是爲記

練湖歌叙錄

卷一

八

巡按江南蘇松常鎮淮揚六府徐州一州兼督沿海綜核將領帶管屯田監察御史秦世禎撰文

巡按江西湖廣道監察御史邑人吳贊元書丹

欽差整飭常鎮兵備兼理糧儲水利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原

毓宗篆額

江南鎮江府知府劉芳烈丹陽縣知縣吳之鏞同立石

順治九年歲次壬辰季夏之吉

馬撫院題請復湖奏疏

巡撫馬

題爲奸豪違禁朦佃練湖關係漕運民生請

旨再生永禁酌議各復涵閘以全水利事該臣看得丹陽一邑乃江

浙漕運必由之路而近城一帶地勢最高水不能聚極易淺涸查縣誌西北有練湖廣袤四十餘里是湖有上下兩名下湖貼近運道但隔一堤上湖仰受長驢諸山八十四流之水由中埂石關以入下湖專濟運河之澗惟有山水驟發勢甚奔騰溢則瀾漫止則渴乏是以向設閘涵關鎖便於淤蓄冬春啓開濟運夏秋啓涵灌田兩省漕運轉輸數萬民田灌溉實惟練湖之水是賴其運河南北有奔牛呂城陵口黃泥壩各處閘座依時啓閉調濟漕運規畫無不詳備獨是練湖地勢較於運河更高一遇水涸湖底皆可墾種每有奸豪垂涎侵占妨漕病民故明歷來嚴禁碑誌昭然即本朝定鼎之初奸豪乘經制未備捏爲練湖荒棄高者可耕取其租銀以益蘆課侵占數至九千餘畝前按臣秦世禎於順治九年間具疏詳陳練湖一廢滯無

練湖歌叙錄

卷一

九

可著早無所資漕艘民田盡爲困敝部覆請
勅督按諸臣嚴行司道等官力禁侵占將廢閘湖堤煇舊修理奉
旨依議欽此遵行在案祇因各閘涵修理未固年來湖堤圯倒地方
各官畏工費浩繁無從設處竟不詳議修復每年漕艘經臨之時惟
將運河派濬大爲民累又有奸豪賀傳籙王士良朱尙綱等貪利營
私復敢悖違禁律遂借口練湖濟漕無實先後赴蘆政衙門朦混告
佃併從前史遺直等墾占共至六千五百餘畝幾廢練湖以致湖傍
田地併絕灌溉之利業戶王道誠等具呈控告臣嚴批究審因承問
各官屢未協力現駁臬司執法確究詳報至于練湖運河各處閘涵
雖修理工費浩繁事關國計民生未便因循貽悞亦現在嚴催藩司
作速勘估確查酌議經費另疏

題請修復以垂永利但涵關雖議修理恐侵占湖田不行嚴勘清復
事屬妨漕病民况查蘆課每畝所輸甚微無補國用相因請
旨將賀傳籙等先後違禁朦佃蘆課湖內田畝勘實有碍水利者盡
數退還仍歸於湖再申永禁不許奸豪借端侵佃庶漕運國課均無
有悞矣理合具題伏乞

勅部議復行臣遵煇施行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

部覆

戶部 題爲奸豪違禁等事戶科抄出江撫馬題前事奉

旨該部嚴察議奏欽此查丹陽縣練湖之水據該撫題疏關係兩省
漕運轉輸數十萬民田灌溉向因經管不力嚴禁一任史遺直賀傳

練湖歌叙錄

卷一

十

籙等前後侵占湖田共至六千五百餘畝疏內不將私佃起自何年
煇何例起科俱未說明不便遽議仍請 勅下該撫即行嚴催究審
賀傳籙等速將先後赴何部蘆政衙門具告及違禁侵佃起自何年
每年沼何例起課查得朦混准佃之各官與不行嚴禁之該管地方
各官職名查明據實具 題以便再議可也奉
旨依議

題爲奸豪違禁等事江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江寧巡
撫馬 題前事康熙十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旨該部核議具奏欽此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該本部看得江寧巡撫
馬將賀傳籙等佃種奉禁練湖一案審擬杖罪分別赦前赦後具題
前來查丹陽衙役史遺直等赦前將禁佃湖田佃種之處不議外赦

後生員賀傳錄等明知奉禁練湖之地。朦混告佃。并朱尙綱等私墾田共三千五百二十三畝。零賀傳錄賀銓俱合依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故違者杖一百律。應各杖一百折責四十板。朱尙綱姜益源張祥張杜王士良錢應選俱合依爲從者律。應各杖九十折責三十五板。朱尙綱係替目。姜益源年逾七旬。均應炤律收贖。查賀傳錄賀銓張杜姜益源係生員。均應褫革。李在春告佃練湖田三百六十畝。後即告退。桓士進等轉買史遺直所墾之田。均毋容議。其錢甫該撫疏稱另案從重歸結。應聽另案歸結。史遺直等名下欺隱田糧及賣得田價等銀。俱各照追入官。至清察蘆政達陽安李縉名達哈階張允欽。併丹陽縣已故知縣張調鼎。朦准史遺直等告佃湖地。應查議。但各事在康熙九年正月初六日赦前。均免議。其赦後蘆政分司趙武

練湖歌叙錄

卷一

十一

星介孝疇。將湖地朦准賀傳錄等佃種。均應交與吏部議覆。至該撫疏稱各犯名下已墾湖田。盡數剷削還湖等語。應否剷削。并練湖內所留公用等田。及各廟香火等田。應否存留。均應交與戶部議查。此案逾限一月有餘。該撫已經具題寬限。亦無庸議。康熙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題。本月二十二日奉旨依議。

第二卷引言

初賀傳錄之以墾湖獲罪也。案既定。發本府防廳杖。乃因其所讞計僑而求救於丹徒鄉宦張鵬計僑者。張宦之幕賓也。官素聽僑爲請於防廳。廳不許。竟論杖如法。宦大慚恨。於是蓄廢湖洩忿之意。而計僑者又以佃田之利。嘆之。康熙十九年。宦在諫垣。有言責。遂疏請廢湖矣。宦意本欲盡墾全湖。會巡撫都御史慕余二公。後先勘奏。卒奉下湖低窪。仍留蓄水之明旨。以故下湖後。雖廢于私。而卒未廢于官。然上下兩湖開墾田共一萬一千餘畝。宦與計僑乃佃至四千宦無子。有姪繼嗣。不爲無後。且其在朝建言。又何止一湖。而至今濱湖之人。猶共相指斥。以爲廢我練湖者。當得絕嗣報也。可畏哉。慕余二公未能直排橫議。或謂無勇。願當是時。慮宦之勢。方張中有難言

練湖歌叙錄

卷一

十二

者。且自今觀之。上湖原在可存可廢之間。而向非慕公迂迴其說。以待更端。余公力持其平。以程後効。則今日雖欲議復。亦恐無由如之何。而忍忘二公之德也。備錄其案爲第二卷。

丹徒張官請廢練湖疏
吏科張

題為湖水橫決有因熟田就荒可惜謹具陳利病積弊仰

勅清勘陸科便民裕國事今歲天雨愁霖連綿兩月洪水奔溢洞澤無涯江南地勢窪下低田盡成澤國此其大概也然其中雖屬天時亦由乎人事臣生長江南鎮江府稔知本郡地理輿情今歲洪水患以隣國為壑者莫甚于丹陽之練湖矣此湖地界徒陽兩縣形如盆盂本無源泉止受長驪諸山之水匯潑為湖淺而易溢故夏秋水泛漲則高岸為谷冬春水澇枯涸則陸地揚塵查明季至我

朝順治八年以前其上皆有民田載在賦役全書地屬工部錢糧班民者邦之本也食者民之天也農者食之原也水者農之命也班可考自順治八年以後止因近湖土豪奸民心實霸佔水利反借

練湖歌叙錄

卷一

十三

竊占二字從何說起如其言將天下官溝盡當召墾而治用水民田蓄水濟漕為名其控江南按臣秦世禎豈世禎全不計今古變遷審以新占之罪矣此豈稍有入心者所忍言哉

度地宜果否此湖之水有濟於漕無濟於漕遂爾具題禁革將湖上民田一概不許耕種拋荒失業於今廿九年矣不知漕艘輓運當在冬兌春開正值此湖陸地揚塵之時及至桃花水漲外河早已盈滿又無需此湖濟運試問二十九年來曾有涓滴之水實濟於漕否如果果有濟於漕宜外河永無淤塞今則每逢歲冬徒陽兩縣撈淺者依然撈淺大挑者依然大挑所費者依然兩縣之金錢所勞者依然兩

縣之民力是徒有濟漕之名毫無濟漕之實無數奸民土豪妄敢擅有十二湖頭則受水之田廣矣而又曰獨占水利者何心豈濫湖數立十二湖頭獨佔水利坐享膏腴橫據一方妨農訓課已經二十九百村億萬生靈公用之水當為獨占而如公以幕賓計倚家人潘大年從前失業之民所以敢怒而不敢言也至康熙十年間有奉差蘆

成佃湖田四千餘畝者乃非獨占耶可歎

政介孝疇履畝親勘知此湖與漕運無涉正欲申詳請題而愚民告佃轉行耕種土豪等復乘隙攻計前江南撫臣馬祐仍扭於漕漕一說遂成牢不可破之勢矣臣生居此土明知此中利病積弊何敢隱不入告再今歲此湖水漲無以蓄洩湖水與河水合直冲常州府之無錫武進宜興漫至蘇州府之常熟一帶無不恨開家湖之水決者總由湖田之久廢無溝洫無坡塘無畝墜水道水小止奔注河內水大必橫冲隣封既損國賦又害民田將可耕之沃壤作不毛之荒土不其大可惜乎方今我

皇上力勸開墾清查隱地荒者尚欲使之熟熟者豈可使之荒即今江南巡撫悉心為民尚思開水利除版荒如附近地方何難一加釐剔臣愚謂此湖應留蓄水者仍存蓄水外其餘凡可成田者悉宜令

練湖歌叙錄

卷一

十四

民佃種陸科約可增田二三萬畝可增賦數千兩應刊入賦役全書永為遵守請

勅江南巡撫於今冬水涸時親行詳勘此湖果能濟漕與否細加叅訂且覆是亦便民裕國之一端也臣從地方起見緣係條陳湖水事理字多逾格統祈

鑒宥施行
康熙十九年閏八月二十七日具

題奉

旨該部議奏

部覆

戶部為湖水橫決有因熟田就荒可惜謹具陳利病積弊仰

勅清勘陸科便民裕 國事江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
該本部覆吏科給事中張

題前事等因康熙十九年閏八月二十七日題九月初三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於本月初四日抄出到部該臣等查得吏科
給事張 條奏疏稱江南鎮江府丹陽之練湖延袤四十餘里因近
湖土豪奸民霸佔水利反借蓄水濟漕為名實與漕運毫不相涉妨
農調課已經二十九年但此湖既與漕運無涉悉宜令民佃種陸科
約可增民田二三萬畝歲可增賦數千兩請

勅江南巡撫于今冬水涸時親行詳勘具覆等因前來相應行文江
撫於今冬水涸時親行踏勘果否有濟於漕務應否與民開墾陸科
之處詳定具題到日再議可也康熙十九年九月十五日題本月十

練湖歌叙錄

卷一

七

七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
此合咨前去查照本部覆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

慕撫院覆本

題為湖水橫決有因等事該臣看得丹陽練湖令民佃種陸科一案
先經科臣張鵬條奏 部覆行臣踏勘具題此因康熙十九年冬料
理官兵船隻并督催未完災漕未能遠出查勘臣于坍荒貽累無追
等事案內一併題明續於康熙二十年二月踏勘各屬坍荒先往丹
陽勘閱練湖其湖地界徒陽兩邑延袤四十餘里在北者為上湖在
南者為下湖上湖受長山諸汶之水由中埂以入下湖與運河僅隔

一堤舊設涵洞開座原為澆田濟漕起見然昔日濟漕之說蓋因百
年以前湖水甚深可以閉涵久蓄以濟冬春之漕而今則乘滄變迂
湖身淤塞夏漲秋涸不留滴水既與運道絕無利賴自可與民開墾
陸科者也惟是墾闢湖田必先疏通水道一有壅滯則山水漲發無
所蓄洩必起日後奔潰之患臣與該司道確議此湖應蓄水者仍浚
渠以通流應承佃者即畫疆以墾種查上湖之北有中心河一道今
應重加疏鑿直通下湖以導衆水即於下湖張官渡三開接中心河
之尾挑河一道直抵觀音山洩上湖驟發之水引入運河令承佃之

但即事公此語前西

民分挑支河引水灌田而迤西一帶湖地接壤西鄉民田龍宜分濬
支河以資灌溉其原設各閘年久傾頽亦應修葺完固以時啓閉庶

練湖歌叙錄

卷一

六

得旱潦無虞惟是所開河渠務須深闊所築田埂務須堅高大約以
全湖計之將十之七分墾種十之三分疏渠自可垂之永久其召佃
種之地或有即堪佈種陸糧者或有尙待墾闢起科者所資民力不
等應令徒陽二縣之民各就近地承佃仍議上價分別新墾舊圩視
用力之多寡酌定陸科年分又投誠安插京口之人據請領佃此田
查投誠原有墾荒之例而上湖地處高阜可省浚築之勞似應於上
湖田內分撥一千餘畝給投誠人墾種完糧免其上價以示恩恤至
一切疏築工科即於上價之中不煩動資公帑容臣督令司府估計
確實興工修舉另報業經先後批檄司道查議去後今據江蘇布政
使司丁思孔詳報前來臣查科臣疏稱湖地約可增田二三萬畝茲
詳報增圩八千餘畝新圩除開河築堤之外約田一萬二千餘

畝。但此尚係約計之數。必俟審定河堤。查築田塹。畫明界址。履畝丈
量。方見確數。工程甚鉅。事屬經始。必須規畫周詳。一時難以遽定。矧
今時值農忙。民力難分。龍待秋成。農隙之候。可以徐施。履丈餘一面
飭行該司。勘議開河築堤。修閘事宜。與同承墾上價戶名。陸科年分
數目。逐一確覆。到日另題。外理合題覆。伏乞
睿鑒施行。奉

旨依議

戶部覆 余撫院本

題為湖水橫決有因等事。戶科抄出江撫余 題前事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該臣等查得先經科臣張鵬將丹陽縣練湖。可以
令民佃種之處。條奏。臣部覆令江撫勘明具題去後。今據該撫余

練湖歌叙錄

卷二

七

疏稱丈勘丹陽練湖。下湖難以成田。仍留蓄水。其上湖丈見田地伍
千九百八十二畝。除京口江寧投誠之人。各分給田一千畝。應免
其上價外。其餘田三千九百八十二畝。每畝上價銀三錢。該銀一
千一百九十四兩。應照數徵收充餉。再勘前項湖田內。有即堪佈種
田一千八百一畝。應於二十二年起徵。尚待開墾田地四千一百
八十畝。應於二十四年起徵。等因前來。查丹陽練湖該撫 疏稱
下湖仍留蓄水。無庸議外。其丈見上湖田地。非係荒地。不便撥給投
誠之人。均應令民佃種。徵糧。至每畝田地。所議上價銀三錢。為數甚
少。應行該撫增徵報部。再查上湖田地。既可成田。自應於承種之年
起徵。何得又請照墾荒事例。三年後起科。應行該撫均於二十二年
起徵。併將應墾科本折錢糧增徵報部可也。奉

旨依議欽此

練湖歌叙錄

卷二

六

第三卷引言

貪人敗類厥慾無厭上湖既廢并及下湖雖一時仁人君子莫不昌言以排之同力以遏之而格於時勢未可遽復也然而意則已厚矣而心則已苦矣其廢之之計極於深狡能使明者莫察所當抉摘以備千載之創懲而其復之之議極於剴切能使聞者惻然龍當記載以貽萬年之傳誦為第三卷

弊陞下湖三案總略

二練湖之案止於湖水橫決有因何也曰此奉文召佃之案無所待亦無所疑故無所分也若下湖則廢于私廢於私則其机用深其術用漸其辭用詭於是有意准換帖之案焉有意恩飭查之案焉有請寬陞科之案焉懇准換帖一案佃田四百二十八畝有奇懇恩飭查一案佃田七百四十三畝有奇請寬陞科一案佃田四千八十五畝有奇合計之五千二百五十六畝有奇而懇准換帖一案為最先懇准換帖一案孰佃之七里廟僧人福明佃之也何以謂之懇准換帖曰是其始佃之也未敢遽以田請也康熙二十四年邑有廢宦潘姓者以室人交謫故來居七里廟之僧房僧奉酒食惟謹宦念無以答而廟瀕大河河之對岸即下練湖其時上湖既廢下湖堤開失守湖

灘往往淺露官乃謂僧曰隔河湖大可種曷不佃田數百畝以供朝夕乎僧愕然謝曰此奉旨仍留著水之下練湖也吾何敢吾何敢官曰無傷吾為汝畫汝但勿明言下湖而指作湖傍高阜之處亦勿遽言佃田而稱曰可以栽蘆植柳幫固湖堤具一呈吾為汝袖於縣無不允者縣既允然後成田易易矣僧曰善果如其言而縣遂給以栽蘆植柳之帖帖既給則又告於縣曰是不惟可以栽蘆植柳且可以成田而前所給帖願請更之也此懇准換帖之名所由來也其所佃之圩從前喬日洪賀傳籙等佃時本謂之河上圩後遂更之曰和尚圩也何以謂之懇恩飭查也懇准換帖之謀既成則奸人接踵而至乃又告於官曰是湖傍高阜之處不獨有四百餘畝且更有七百餘畝皆可以耕而吾不敢隱也請賜查明而後耕之此懇恩飭查之名

所由來也何以謂之請寬陸科也。曰此非其原告陸科之案名也。蓋自懇准換帖懇恩飭查兩案之謀既成而下湖成田者已合有一千一百餘畝湖水斷不可以復留於是奸人則毀其闌而盜其石使湖無涓滴之水而四千餘畝之報陸遂公行大舉而無所顧忌然報陸之案雖已申於撫院而邑侯馬公方別以復湖之說力請於上司時巡撫都御史宋公素聰察亦頗意在復湖佃者患之乃商諸院房匿其本案因丹徒賂雲程有請寬陸科一案達部之洲田而以此四千餘畝混入焉既達於部湖事自是幾不可為矣此請寬陸科之名所由來也使其為佃湖本案也則方將急請陸科之不暇而又何寬之請乎哉使其為奉文召佃也則直曰遵報陸科足矣而又何懇准換帖懇恩飭查請寬陸科之紛紛乎哉此欲考當日廢湖本末

練湖歌叙錄

卷三

三十一

者不必更問其他但即其所立懇准換帖懇恩飭查請寬陸科三案之名而已盡得其欺君罔上之奸知其作弊陸科之湖非奉旨召墾之湖也作弊者何人地方無賴與焉官家子弟與焉甚至不知大義自號君子之紳士亦與焉而其最桀點而為之渠魁者則丹徒吳之寅吳之書兄弟二人與丹陽侵罔問流赦回安插之大蠹裴之煥也

徐元振等請押修開呈案

為茂

旨藐 憲沉匿部文顧 天斬弊事切有原告革湖田潘肇琦於二月初三日具部件行止不明等事控 縣據肇琦呈稱原欽遵奉旨令小民各佃數畝資生紳衿衙憲不得侵占前蒙 府主 憲牌為換帖陸科等事開奉江撫都院鄭 憲牌內開康熙二十九年十月初九日准 戶部咨覆前事等因到院轉行到府備檄該 縣查明頂佃有無紳衿衙役造冊飛報以憑 憲革事理等因其承行房即行據實回報則紳衿衙役之湖田遵

旨盡革詎知大蠹裴元貞裴之煥等各有所田輒敢鹿馬為奸巧更假姓詭名仍係官憲實占迄今數載豪官權憲盡行霸占毫無忌憚

練湖歌叙錄

卷三

三十一

其肇琦控 縣蒙批該房查覆豈豪憲私賄肇琦仍行沉擱又將第四座官闌盡行掘毀湖水指日涸涸可憐十萬民田將河灌漑身等湖下居民西成無望萬姓驚惶怨聲動地值 天台公出呼籲無門情極已控 府主未蒙批發幸 天駕回星夜奔懇切思煌煌欽旨墨跡未乾彰彰褫革 部行安在藐 憲欺 天大千法紀冒死叩乞

仁天為民作主大振雷霆簽提戶房裴元貞所置部件并覆報原案原册一覽大弊立明懇詳各 憲押令修築開座斬盡該豪正法除奸萬代公侯激切連名上稟

康熙三十二年四月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寶縣主議復練湖詳文
查看得水利一道關係

國計民生或天時偶竭地利失施為民上者方將探源窮流以資蓄洩又何敢輕言閉塞率意更張以貽地方百世千秋之重困哉此丹陽之練湖不可不亟講於今日也蓋長驪諸山八十四汶之水奔騰交匯於丹陽仰而承之者則為上練湖焉上湖形勢高阜不能久存浩澤俯而蓄之者則為下練湖焉上下各有涵開相時啓閉以濟漕為首務而田畝之灌溉次之緣上湖既高於下湖而下湖復高於運河縈迴聯絡勢如建瓴一遇河乾水涸則導下湖之水達諸運河漕船賴以迅發迨漕船過盡又復留餘波以待夏秋之涸湖傍十萬民田無不仰資沾濡自唐宋及今幾千百年其間告佃有禁私放有禁

練湖歌叙錄

卷二

三

掘垣有禁請浚有疏建閘有疏修堤有疏載在邑乘班班可考良以地方水利端貴疏通未有堵尾閘而養四肢驅血脈而供儲食稱為良法者也今上下兩湖歲陞之科已有一千餘兩矣應上之價已蒙駁增矣未墾之田告佃者已造冊呈報爭墾者已紛紛雜出矣卑職以渺爾微員方招徠催督之不遑又何敢徒逞嚙蠟輕滋謗議哉但職司守土心切民瘼任怨任勞皆不暇計兼以糧里之哀籲耆庶之疾呼卑職何敢緘默其詞致貽地方百世千秋之重困此所以迫切敷陳亟於 憲核者也請先以漕運言之夫浙江全省以及蘇松常郡各幫運船何止千百餘隻總視丹陽為出江門戶每年運船過流例在春初而丹陽河道較蘇常等處復高數丈全恃下湖蓄積之水開放濟運比年以來湖既成田水無所蓄以致泥墊官河蠶運漕運

雖督挑督剝費盡脂膏究之溜土走砂旋疏旋涸終非人力所能挽回誠不若天成地設之水利可以舉手而通利涉也至於天年旱澇不常農事歉豐靡定此湖一壅俱有隱憂矣蓋旱則數萬膏腴之田無源灌溉悉成焦土是下湖之廢所利者不過萬餘畝下湖之興所利者不下十萬畝其間孰得孰失孰重孰輕可昭然而無煩再計也不時此也如逢水澇害更難量蓋長山諸汶一經水發則汪洋澎湃勢若山傾下湖既壅為田無區承受自必瀾漫下流一洩如注且佃墾之家惟恐奔騰不及淹沒禾苗又復盜掘東堤以作損人利己之術不獨湖傍膏腴化為魚鱉而金壇武進等縣亦有池魚林木之憂夫湖之有益於漕運若是有益於旱澇若是一旦被覬覦之子輩斷而耕計固得矣其如維桑受毒隣國貽殃何哉卑職不言則告復下

練湖歌叙錄

卷二

三

湖之人視為雙睛欲言則告佃下湖之人等諸仇敵筆既濡而復停舌屢伸而還縮不知費幾經籌畫而後迫切敷陳亟千 憲核也因思

皇恩聖德遠邁唐虞愛惜蒼生無遠弗屆欲救淮揚兩郡水災猶出帑金數十萬以為開海疏河之用即 各憲仁能覆物論可回天倘照 議復之疏合詞特請自必符合宸衷仍准開浚永杜侵漁庶

國計民生均有攸賴也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

府主王 批閱詳再三具見留心地方利病仰候轉詳仍候 各憲批示繳

糧道胡 批練湖蓄放之水灌民田濟漕運萬世之利也豈得以勢
豪爭壘僅輸微賦顧壞古今水利成模本護道久欲條舉以守吳而
未逮也今該縣能剴切上陳不避嫌疑具微才力兼優仰候 各院

憲 兩司暨 江常鎮道批示錄報繳

總漕部院董 批仰江蘇布政司會同江常鎮道備叙妥議速詳仍
候 各部院批行具報繳

總河部院王 批仰江蘇布政司查案妥議通詳仍候 各部院

批示繳

總督部院傅 批仰江蘇布政司查議通詳定奪繳

巡撫部院洪 批仰江常鎮道確核通詳并候 各部院批示錄報

繳

練湖歌叙錄

卷二

三五

江蘇布政司李 批練湖為濟漕之源急宜興復本司現在專詳特
請具 題仰鎮江府立速確議一併報奪毋違繳

李藩臺議復練湖詳文

敬陳運道有備無患之一得懇 賜據情 題達以濟漕政以利民
生事為照

朝廷軍國之需莫重於漕政而東南漕務之急莫切於運河方今
聖明在御百職効理漕運一節尤必恪遵冬兌冬開之令而江浙運
事每每愆期致罹參罰既非輸納之不前又非催科之不力實皆由
河道之艱阻悞之也本司司臬三年承審 欽部大案往反江蘇大
約間月一去來行歷徒陽等處每當冬寒凜冽之時築壩疊累民夫
千百成郡泥手塗足大半浸身於冰濤凍土之中備極艱辛萬狀甫
完挑浚一番本司心甚憫之夫江南澤國也而乃甚苦水涸如此詢
諸土人咸羅拜曰欲除此害除非復得練湖方可及至春來復見漕

練湖歌叙錄

卷二

三五

艘接踵而至仍然阻滯難行旗丁水手沿途強捉民船剝淺短運民
船各有生理一被拿捉兒啼女哭載路號咷幾有迫不欲生之勢往
來官府又以事關漕糧阻運難以禁遏惟有目擊心傷付之無可如
何而已本司親至練湖週圍遍閱復核諸誌乘碑碣疏議等書而信
濟漕運以利民生斷非速復練湖不可不揣固陋敢一一為 憲臺
陳之

國家歲輓東南漕白數百萬咽喉于如帶之河自京口至常郡之奔
牛南下一百五六十里遂節低垂首高尾下河窄而峻勢若建瓴舊
制于京口連建三關當潮水來時則啓板以受潮落時則閉關以蓄
水接濟之法不可謂不盡善矣惟是開運之候正當臍底正初冬水
既落春潮未生平來之江水疏入運河者原已無幾加之徒陽一帶

示繳

總漕部院董 批開丹陽練湖有益於運道民生者其來久矣。祇因此湖久廢是以阻運勞民據詳條議井井情形如繪非真知灼見留心運道者曷克企此。至於開通疏浚修葺築塞等項未盡事宜尤深思熟慮期於萬全庶便會疏入告仍俟 各部院批示具報繳

藩憲李公諱國亮號

遼東

人康熙二十八年

聖駕南巡由江臬特陞藩司實心任事為國為民七府一州之中百廢具舉尤專以興復丹陽練湖為第一要務而垂成忽沮有餘憾焉臨去官時猶囑其書吏朱青曰丹陽練湖未復此吾在任未了事但今雖不成後必有行之者汝承此案深曉吾意至時慎勿受佃湖者賄以克襄厥成則為賢書吏天必祐汝矣青頓首曰敢忘公命公去

練湖歌叙錄

卷二

二五

後十五六年而湖始議復青之實力奉行一如公在任時時佃湖者方百計鑽營願為青所格至請以百金易其檄中一字不可得而又初無所求索於濱湖之人也青字碧雲蘇州人使凡為書吏皆知大義若此為之上者豈復憂澤不下究哉然青每語人輒歸德於公曰吾惟李公惓惓之託斷不忍負耳以故濱湖之人感李公也益深公後起任河南巡撫而罷及湖既復公已謝世數年然至今語及公者未嘗不流涕也

高縣主議復練湖詳文

運查得湖之名練自晉始及唐分而上下之宋元明季滄桑代變載在邑乘者固指不勝屈至我

朝定鼎之初喬日洪等侵佃九千餘畝順治九年 按憲秦 特疏清復碑碣猶存嗣後開涵堤壩日就圯圯而賀傳籛等又告佃矣康熙十三年 撫憲馬題復永禁至十九年科臣張以湖水橫決等事請將上湖佃田下湖蓄水未幾而上湖既墾下湖隨之此則廢湖為田之大略也至奉查報墾田地作何着落捧讀 憲議欲將已上價者給蕩抵之此誠軫念民間之至意也卑職愚慙不避嫌怨竊以為不可蓋上湖田價三千八百餘兩于二十二年陞科之後屈指數之于今七載所完者止百餘金爾下湖和尙圩田價幾三百兩二十四

練湖歌叙錄

卷二

三

年陞科之後于今四載所完者十兩有餘馬家圩田價幾五百兩陞科業已三載所完者不及十兩一任頻呼不應積歲無完民享膏腴官罹叅罰其為勢占不言可知矣今欲盡復全湖而惜其百金之價給蕩于中不獨魚禽樵採之利將為踞占一遇水涸而盜佃侵耕反得以藉口應將未完田價報墾錢糧請題除革而已上之價為數無幾置之不論又何憾焉若奉查工料錢糧作何開銷畢職歷視上下兩練湖黃金壩為之禁帶有七閘九涵為之孔竅有漕河諸閘為之鎖鑰一處不修其制不備奈基址僅存石駁殘缺非卷石抔土之功一手一足之力則所需工料錢糧誠不可不亟講也乃檢查順治九年修復之案卷片掃無存因集湖漕成案與誌諸書詳加參考從前修復之費取用不一候 憲裁詳請題達或取諸河工或取諸漕運

則振作有資庶可成久大之規而得實際矣其中斟酌損益因時制宜統候 憲臺遴委賢員專司督理卑職竭履趨事以共勦厥成焉合將湖漕成案若干卷恭呈憲覽以備採擇

康熙二十九年 月

署江常鎮道王 批練湖有關運道民生一有瞻徇便如聚訟該縣據理直陳明目張膽可謂能斷大事矣仰候轉詳仍候 藩憲批示報湖漕成案存閱

高縣主覆議復湖詳文

查得練湖之利害不並立居民之公私不同趨及可與可廢者非練湖也人之情也人之情有公私則其言有可否墾湖之民利在無水湖傍之民利在有水其於漕運之濟否均無與焉必謂有濟於漕之

練湖歌叙錄

卷三

三十一

王道誠等出而爲利 國便民之事安得人人盡如王道誠耶必謂無濟于漕之深爽等出而矯徒勞無益之弊安得人人盡如深爽耶且必謂墾者宜留未墾者莫佃卽爲 國計民生兩全之道又安得人人盡如郭嘉耶卑職凜遵查議彙閱呈嗣據王道誠之狀則可復據深爽之狀則不可復據郭嘉之呈則可以復可以不復此唐宋元明以來屢佃屢禁者蓋各有所據之理存焉爾嘗聞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可以卽其詞議之亦可不以其詞議之蓋練湖之興廢在於人練湖之濟否在於制卑職莅事兩月未及目睹汪濊之勢然而巡視全湖以及一帶運河揆情度理知湖非不可以濟漕也非湖可以濟漕也丹陽一帶運河勢若建瓴可以濟漕也特湖中之制尤特河中之制耳使無河中諸閘之關鎖欲恃湖水以濟之譬如決巨匯於太

山之巔其勢雖大而不留惟有諸閘以爲之關鎖乃引湖水以濟之譬如覆斗水於釜孟之中其勢雖小而不洩矣再以湖中所見陳之昔之革田爲湖者築中埂以蓄上湖之水埂有三閘下湖之圍埂則有四閘西有九涵平時閉塞不使滲漏故長山之水一下上湖滿然後啓中埂之閘達諸下湖恢恢乎實能容之此所以成其爲湖也今之廢湖爲田者上湖之人恐妨其田也於是掘中埂百餘丈長山之水一下畢達下湖上湖殆無一勺之蓄矣下湖九涵不塞四閘不塞長山之水一下東西畢達矣馬家等圩恐其水之妨田也各於臨河埂上私決一涵以爲洩水之計此所以下湖之中亦無一勺之蓄也今於議革之中深爽等欲留數圩於下湖之中畢職目擊有成豈不可惜然爲深爽等計必全湖不復然後可蓋馬家等圩雖與公庄備

練湖歌叙錄

卷三

三十一

用相連其勢漸低在下湖之東偏若盤之底使將涵閘閉塞中埂復興則公庄備用駸駸乎有淹沒之憂何馬家等圩不爲鮫人室乎縱使深爽等弗法靈通斷不能水底插蒔栽秧也此時顆粒無收諒無點金之術可以賠完國課矣兼之上價未完錢糧無辦不幾自貽伊戚乎卑職逆料其心將謂留此圩於下湖之中上策則築埂防護不使淹沒而上下湖田各用其上策將何處是蓄水之地耶中策則充腸乏水可畊可種而上下湖田各用其中策將何以弭盜佃之源耶下策湖水泛溢盜掘湖堤而達之河噫危矣數年前曾有掘堤之患泥土直下衝翻舟艇河道幾平勢若黃河之決疲極人力不能閉塞甫及完工而浚河打撈之苦又幾費拮据矣此近事之可鑑也至郭嘉等欲於議革之中參以持平之論既以爲無濟於漕則亦已矣乃

云今則不能濟漕者舊制廢也如此則宜修復開制以濟漕矣一轉念間輒云今歲無雨湖涸見底開制修復而亦無濟夫今之湖不獨無雨見底即多雨亦見底者不蓄水也非不能蓄水也又安見萬萬不能濟漕耶且欲取地方官印結保免徒陽開河撈淺之費噫亦奇矣徒陽一帶運河兩岸壁立對夾如谷雖有賢有司不能止其飛沙浮土不爲風雨侵下也試問順治九年修復之先出具印結者幾河員乎至於資令之詳雖因王道誠等具呈而起其運河積年淺阻湖價積歲無完兩受叅罰詎不思良法乎乃云今之欲革湖田者祇緣西鄉之民賄縣誑申而起此非卑職任內事不暇深究但思藩憲深悉湖漕特祥條議豈亦係西鄉之民賄囑乎故曰可以即其詞議之亦可不以其詞議之也總之此一湖也復湖中之制然後成其湖

練湖歌叙錄

卷二

三三

復河中之制然後可以濟漕斬斷異日之葛藤斟酌當前之經費然後可以復湖中河中之制此卑職之管見至於其中可否伏候憲台探酌定議轉詳非卑職之所敢膠執也

康熙三十年 月

馬縣主議復練湖詳文

查勘得丹陽四境中銜運河一道北接郡城爲出江要津南抵蘇常水鄉低窪東界大江其形卑下西連崇山峻嶺其勢最高高驪長山八十四汶之水驟然而下不有上下練湖各週四十里爲受水之區則陽邑濱江附水之地久成蚊宮鯨窟而民廬焉附耶唐朝劉晏奏稱豪右掘堤洩水取湖爲田湖中地窄無處注水橫堤壅礙不得通流秋夏雨多即注丹陽延陵等縣良田八九千頃常被淹沒稍遇亢

賜近湖田苗無水灌溉所科一百一十五頃之田所損三縣百姓之地今依舊障水爲湖邑人免憂旱潦奏聞中書門下牒浙西觀察使韋損勿使更令修築致有妨奪載在邑乘朗若曉星自唐迄明千年所矣立禁甚嚴然豪強嗜利如鶻屢占爲田民亦屢訟廷亦峻法屢治廢復靡常廢湖者損人而利己復湖者裨公而濟衆本

朝鼎建亦遭豪占爲田順治九年按院秦力請存湖工部尙書羅堅論資運利民康熙十三年撫院馬酌復涵開以全水利戶部議將佃人治罪奉

旨依議欽遵已久豈知前吏科張諱鵬丹徒鄉宦不達丹陽水利誤聽幕賓計僑之語誤題墾種前撫憲慕雖未直指侍郎之失尙有應蓄水者浚渠疏通應永佃者畫疆墾種之議自此奸豪佃墾者上

練湖歌叙錄

卷二

三四

下湖田通共一萬一千二百三十八畝而張宦以同善堂爲名知數潘大成獨佃三千餘畝計備以子計全出名告佃千有餘畝圖利已也豈知諸山之水遇雨仍發同善堂之田棄而不耕上價田糧歷年不完負囑欺抗卑職遵奉憲檄追徵上價并催歷年陸科田糧米麥而潘大成數千畝之夫已經張宦逐出而營營一丐矣計全無策賣男應卯今更棄父潛逃而僑死不殮矣卑職叩電湖案初詳頗悉其概今湖內之水既無蓄洩之備湖外之田旱無灌溉之資浸遭衝決之害墾湖田畝水旱俱災迄無舉相之日初望利己而損人終成人已而皆害卑職躬詣湖畔週圍踏勘湖制宜存而不宜廢湖田宜棄而不宜墾倘不及早議革濱湖之民生計日絀佃湖之戶逃亡相繼民困不能上達終成百歲之憂相應急請憲臺回天之恩力請

歸田還湖修復湖身至於修舉涵閘浩費繁難。憲慮之周詳也。今據捐資自備不費公帑民情之自願也。伏乞 憲恩急賜詳題去民之害成民之利垂不朽而利漕運。恩自九重之浩蕩利從 憲鑒以成全卑職未敢擅便擬合申詳伏候 憲裁。

康熙三十三年八月

第四卷引言

甚哉張宦之流毒無窮也。假育嬰同善爲名。踞佃湖田至四千餘畝。而遂以死死而其幕實計僑家人潘大成者。失勢無所倚。又湖田當初佃時佃至三千餘畝之多。疏渠築堰上價完糧事難猝辦。而計僑賣男潘大成爲丐。相繼流亡亦可已矣。乃又有徒邑吳之實者。接佃張宦之田而播惡焉。之實字虎庚。行曰恭三。與其弟之書字公綬。行曰恭六者。皆徒邑諸生。住莊前村。與上湖近。自恃強力。有智慮。欲以人勝天。始陽邑諸公與之爭執。張宦田猶大相水火。既而服其謀。略遂相率俯首聽命。凡下湖報墾三案五千餘畝之外。所以借詞抵虛。公行私墾。絕無顧忌。至於六千餘畝。而全湖爲之盡廢者。皆之實之力也。其方可欺。明察若邑侯馬公。且哀其艱難。而爲之代請抵虛。使

始終得以藉口之實亦狡矣哉。然方之實定計時。自謂謀出萬全。一賦兩田。牢不可破。而卒至於畫虎不成。徒受萬人垂罵。前程性命。皆幾至不保。人雖害矣。已亦未有利焉。傳曰。違天不祥。凡挾其區區之狡。猶而欲以把持一切。謂莫我難者。皆妄人也。錄其案爲第四卷。馬邑侯代吳不實等詳請抵虛文案。

江南鎮江府丹陽縣爲備瀝湯火情形。仰邀拯救良法。刻賜詳定。以甦民命。事據湖田難民郭廣元、吳虎庚、朱永寶等連名呈前。事呈稱。從來愁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天台蒞任六載。軫念民艱。興利除害。遐邇欲呼。而疾痛愁怨。未有如練湖佃民之苦者。康熙二十二年奉

旨召墾窮黎告佃。冀圖升合。餽口豈告佃之後。百害叢生。填坑築堰。

雖令汝苦困，即使盡保實情，亦無過一言以蔽之。

薄薄版荒，工費浩繁，則一因於地力如遇霪雨直瀉無遺，旱又無救，日學由自作耳。

則再困於天時，墾荒從無上價之例，起科舊以六年為期，獨至湖田甫經認佃，便報陞科陞科之外，又令上價催徵，並至農業拋荒，則三困於糧價之交徵，有此三累，民已難堪，而又累上加累，更有甚焉者。召墾之初，憲委防廳丈勘，奸蠹朦混，籠網上湖報陞五千九百餘畝，及後各圩細量虧折田數，又有坑坎廢蕩，萬難墾種者，共計一千六百餘畝，當因報陞在案，各戶佃田十畝，只得帶虛田三畝三分，賠糧包價，田墾集係窮民，版荒連遭旱澇，以一畝之租所入不足供一畝之條糧，豈能額外包賠，以致苦累十有五年，賣男鬻女，逃亡接踵，價尚虛懸，賦多逋欠，差拿此責，剝補無肉，如楊森、吳谷、蘭管自和。

練湖歌叙錄

卷四

三七

張永孝等累逃，張穆、虞仁、張浚、郭驥、衛等累死，蒙天台目擊心傷，垂憐惻憫，恩准佃民量擇湖內靠岸無碍空地，或圍種或栽蘆，抵補廢蕩虛田，此誠天地父母之心，奕世難忘之大德也。至于溝塘灘地，條糧既入戶部，例應照民田拆筭，但部額已定，難虧原數，更求勅册書核實折筭，恩准循例補額，力救湯火，仰乞府電苦情，始終作主，具由詳情，憲定庶國課之輸將有資，窮黎之倒懸盡解，世世子孫俱沐洪恩，于無既矣。等情到縣，據此該卑職查得我朝定鼎以來，凡係召墾無不給牛種寬起科，渥加優恤者，所以鼓勵子來，俾荒區變為沃壤，闢地土以廣化育，此欲國養民之善政，班班可考也。惟是陽邑佃墾練湖之民，有數不堪命之處，雖急為調劑，難登在席，蓋召墾例不上價，今湖田奉議每畝納價六錢三分，開墾

成例有三年六年後起徵，此湖田自民開荒未熟之年，即令陞科辦糧報墾，自應逐坵細丈，分別荒熟溝墾等項，而湖田于前任防廳許恐違部限，週湖總丈達部陞科，速後遂坵細分墾種較之總丈之數虧缺，其間有虛賠虧短田數之糧，更兼荒廢不能施肥之地，亦未分晰概責納賦，且有溝塘灘地，又未准照民田折筭成例，並受全科之累，此練湖上者係過水之區，下者乃受水之地，必須堅築高關堤埝，深浚溝洫，以備蓄洩，今佃湖之民，俱係招集窮黎，更加虐賠，錢糧無力，築浚致歷年以來，旱澇頻仍，收獲歉薄，以一畝之出產，不足以供一畝之條糧，何堪更賠虧額，並荒廢之田，糧能不累至室如懸磬，鵝衣百結者乎？故張穆、虞仁等逃亡纍纍，而上價與條糧歷年

練湖歌叙錄

卷四

三八

拖欠所有前項民累苦情，前於赤子入井，并江南第一苦累等事，各案內節次具詳請，豁其如達部，數定難更，未蒙俯允，至今民困愈深，現今若不亟為拯救，勢必各各逃亡，田仍拋荒，不獨考成之錢糧無辦，即民至流離，情亦堪憫，卑職司牧五載，深悉其艱，但額賦難以減免，不得不擇其變通補救之法，卑職再四躊躇，審度地形，擇湖之餘地，可以圍種者，准其圍種，可以插苜者，准其栽插，以一千六百餘畝之虐虧，即圍築一千六百畝之餘土，以練湖之隙地，即補墾湖之湖抵補若下湖之隙地，盡係蓄水之區，并無隙地也。虛田則民不至於賠糧，庶賦無憂於懸缺，自此數百家佃民之命，可超出於湯火之中矣。然尺才莫非王土，公廩下吏，未敢擅便，合據民情詳請，伏乞憲鑒垂慈，為民請命，恩賜加看轉詳，俯從民便，准其

墾補則佃湖小民世戴二天於不朽而下吏並沐 憲恩可免民逃
荒缺錢糧之參罰矣其湖田實在頃畝細冊候 憲批下縣另文詳
送伏乞照祥施行

庚熙三十七年六月 日

談郡侯轉詳抵唐看語

為備澆湯火情形等事該卑府看得陽邑湖田包賠唐糧一案經縣
前令節次詳豁止緣報陞部額難以遽更未蒙允 題惟是湖田勢
處卑窪當日報陞之始但知築堤可以成田不料水湧先遭淹沒所
以既累於陞科復累於計畝之納價更累於虛額之包賠有此三累
每感乎陞科之難完逃亡接踵官民交累而無已也茲據該縣詳稱
練湖之旁尚有隙地伏乞 憲台俯賜轉詳准其補墾即以湖田之

練湖歌叙錄 卷四

三十九

所餘抵補包賠之不足庶於額無虧而民困得甦矣

康熙三十七年六月 月

藩司批詳 此案湖田久經報部陞科據稱虧額包賠有無虛捏開
墾抵補是否允協仰府逐一勘明妥議併將旁湖隙地共有若干分
晰上湖下湖造具冊結詳奪

藩司行牌 該縣申詳練湖田地總丈報陞虧額包賠開墾抵補一
案上湖田若干實在虛田若干裁若若干有無虛捏開墾抵補其旁
湖隙地共有若干分晰上下練湖併查報開墾抵補田一千六百餘

只此一語可知原應審此府縣所以不敢覆詳也

畝曾否現墾成熟無碍著水亦即一併勘明詳奪

康熙三十七年九月 月

張邑侯申報欺隱詳文

丹陽縣為號 憲陞科恩救窮黎上增 國賦下免貽害事蒙 本
府信票開奉 布政司劉 憲牌開奉 江撫都院宋 批據丹陽
縣民朱朝綬等呈墾上下兩練湖共報墾田一萬一千二百餘畝
憲吳之寅裴之煥等數人各霸千餘畝成熟二十餘年價杭四千兩
不完又于三十六年稱奉旨抵補上湖虛田誘身等在下湖代墾數
千畝另立戶口代完上湖條糧印票切據一半豪等探租取利若不
報明 憲轅必貽後害緣由奉 批仰布政司併查報等因到司抄
呈發審到 府轉行到縣蒙此該卑職以事關欺隱報陞大案未敢
草率詳覆於上年委知事張衡朱文炳吳儲萬朱調朱公栢張吉張
連城吳公綬戎全朱培郭廣元蔣公莊等編號砌丈今復躬親查丈

練湖歌叙錄 卷四

四

四

勘查得上湖湖水橫決案內原報陞科田五千九百八十二畝七分
六厘九毫下湖懇准換帖等事案內原報陞科田四百二十八畝三
分二厘懇恩飭查等事案內原報陞科田四千八十五畝一厘九毫
以上上下兩湖四案共原報陞科田一萬一千二百三十九畝三分
一厘五毫下湖尚有龍城等圩田灘溝塘二千七百餘畝未曾報陞
其上湖報陞五千九百八十二畝零之內雖不無溝灘塘埭墩潭低
窪不堪耕種之處然當日既自告佃陞科已經 各憲題達定案豈
容任意棄置更翻成案乃生員吳之寅郭廣元蔣公莊民裴之煥等
妄生覬覦計圖壟斷捏報上湖當日係前任鎮江府防廳許籍綱摺
丈致有缺額懇將下湖開田抵補前任馬令據呈轉詳 各憲未奉
批允吳之寅等即私令民人朱朝綬等佃墾及朝綬等察出之寅等

上湖田原未缺額抵補未奉 憲允遂卽控 憲告陞批發卑職查
審卑職確查得上湖田雖有溝塘灘墾低窪若照民田一例陞科不
無苦累然之寅等何不於告陞時棄置不行告佃而之寅等稱有缺
額則額原無所缺究其所以缺額之田則係之寅等將上湖報陞田
內拋荒一千二百四十六畝零云有缺額是即據稱缺額亦係因拋
荒而始有缺至拋荒則因之寅等欲壟斷下湖龍城等圩之田而始
拋荒且所拋荒田畝現又有告墾佃種成熟者二百餘畝則此田之
荒由於之寅等作奸罔利以荒非田之不可耕種而荒明矣且又敢
於作奸於卑職委知事丈量之時竟將丈弓改大據所砌造冊內上
湖遂缺額二百餘畝若非卑職親丈并將丈弓較勘民田則卑職竟
爲伊等所欺亦以果有缺額爲之上請矣卑職勘查得實當卽面諭

練湖歌叙錄 卷四 四一

該生員吳之寅郭廣元蔣公庄等以報陞有案豈容妄稱缺額上下
兩湖各有疆界豈容牽混 上憲並未批允抵補豈容私墾應仍照
報陞之案執業上湖之田所有溝塘灘墾應否折算候詳 憲裁示
下湖各圩田畝應聽朱朝綬等另行報陞詎該生員吳之寅郭廣元蔣
公庄恃矜不服且查當日奉
旨憲召墾湖田原令濱湖貧民難小民分佃佃口乃今上湖共報陞
田五千餘畝而吳郭等三四人已佔湖之大半而又欲借上湖以白
據上湖且歷年錢糧不完奉
旨六錢三分一畝之輕價猶不肯上卑職爲所參處者已非一載而
之寅等價不上反將田得價轉賣且詭其名曰撥頂夫既力有所不
能何爲告佃而又欲撥頂與人既已得價撥頂而應上之價又何抗

不上納且又卽將下湖之田紛紛撥頂則是
朝廷之士田竟爲該生等私家之物其何怪乎朱朝綬等之紛紛
控耶今該生等不知自反志在橫佔卑職理諭不服理合備 詳憲
台請賜嚴飭批示遵行庶大案不致久懸矣
康熙四十一年三月

宋撫院慎重復湖奏疏
江撫宋爲覆奏事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奉發湖漕成案書二
本到臣該臣看得丹陽上下練湖向有蓄水濟漕之說刊有湖漕成
案一書然此係從前湖水甚深之時故閉涵久蓄以濟冬春漕運今
則滄桑變遷湖身淤塞夏漲秋涸已非昔比康熙十九年間經科臣
張以近湖土豪奸民霸佔水利反借蓄水濟漕爲名實與漕運毫不

練湖歌叙錄 卷四 四二
相涉妨農誦課請令民佃種陞科緣由條奏復經前撫臣慕 余
先後勘明上湖爲過水之區下湖乃受水之所議將上湖田地聽民
開墾題奉
俞旨允行遞年以來共墾成熟一萬一千餘畝歲徵銀米麥一千二
百有奇今若欲循蓄水濟漕之議勢須再行開浚築堤建閘合計所
費有數萬金之多且民間已經用力墾熟田地皆須棄置應徵賦稅
均當豁免殊爲可惜况年來江浙漕艘經由丹陽直達
天庾原未誤運似無庸再事更張者也相應覆奏并將原發書本恭
繳伏乞
鑒施行

下湖仍留蓄水到底更不易得
所以應當議後

按宋公以康熙三十一年由江西巡撫簡調江蘇是年卽有請寬陞科之案又八年而有邵日茂等告發欺隱假旨盜種一案之批又三年而

聖駕南巡邵日茂史謨徐元振王道明冷茂高孫道弘等恭進湖漕成案於

行在所有此奉

旨覆奏之疏又三年而陞任大冢宰山西于公始繼宋公來也宋公老成持重爲政似簡實密今觀其疏中專論濟漕無益與應完錢糧豁免可惜等語可謂審時度勢之論與後來復湖義例默相符合矣迨後欽奉

恩綸捐帑建閘雖已復其半而蓄水耕田彼此相間爲憂方大賴同

練湖歌叙錄

卷四

四三

里楊君天質字舜章者首倡認糧之議衆翁然從之而後于公始得以繪圖入告而盡復全湖不愈嘆宋公之明見哉然楊君以山林隱逸布衣章帶之士一言而開地方萬世無窮之利此其志識有大過人者故附議於此俾享其利者知所自焉

邵日茂等細陳欺隱情弊呈案

呈爲湖田之積害累幅難書欺隱之藩籬數言立破死生呼吸惟望憲憐事身等陽邑西門外一百八十餘村民田十餘萬畝因地近練湖自古及今皆賴湖水灌溉濱湖數萬生靈恃以資生故爾北門外則九曲河水利南門外則香草河簡橋河水利東門外則七里橋內河越瀆河水利各鄉皆有支河而獨身等一鄉無有溝塘皆少蓋西門外數萬居民之生命則與湖水爲存亡者也康熙十九年因湖水

橫決一案張吏科之具題致暮余二撫憲之勸奏奉旨上湖高旱聽民間墾成田下湖低窪仍留蓄水彼時豈不能并廢下湖哉而終於不忍足見

朝廷與各憲裕課之策雖周而憂民之念尤切也乃上湖奉

旨原令濱湖貧難小民各佃三五畝及至告佃乃是徒劣吳之寅流蠹裴之煥等數人全湖未幾而又以栽蘆植柳圍湖堤爲名不明言下湖而捏言湖旁高旱之處作弊陞科者三案一爲墾准換帖一爲墾恩飭查一爲請寬陞科共陞出田五千二百餘畝然下湖湖身猶存六千餘畝蓄水溉田自三十二年以後此六千餘畝者被之寅之煥等假造聖旨盡行盜種而下湖無勺水之留致坑濱湖田畝年年旱荒濱湖小民盡絕生路身等痛切剝膚於三十七年以棍蠹証

練湖歌叙錄

卷四

四四

憲等事控藩憲三十九年以假冒盜種等事控撫憲俱送憲案審究而之寅之煥等線索在手歲收數千畝無糧之田租以供上沉下捺之費用致坑身等拖累多年害上加害幸三月中憲天濫任身等隨具憲電輿情等事呈案求救而損人利己之報陞朱朝綬有詞王大濫有詞欺隱奸黨之朱英有詞王坤三有詞告發之詞既夥遮飾之詞更紛以致身等之怨苦慘情尙未蒙憲天詳察今幸惡等欺隱敗露憲天詳革之寅等護符衣頂迅提親審則身等萬戶更生在此一時得邀憲教卽生不蒙憲教卽死而以愛民如子執法如山之憲天欲爲良民存萬年之利必先使奸民無不盡之情此所爲不得不瀝血剖陳者也蓋之寅等私墾湖田作弊蓋弊拗曲支離罪難枚舉而大端有六一日新陞二日拋荒三日缺

額四日折筭五日撥賣六日按畝當糧而已新陞者身等於三十七年告發欺隱之寅等則令佃黨章珍與欺隱案犯孔士鈞出名即將所欺隱之田另造荒灘名目捏報新陞二千餘畝而其捏報各圩與一概欺隱之圩犬牙相錯並非荒灘譬之有賊於此被人告發而後執贓自首以求免罪猶萬無是理况更欲諱其贓為別置之物而脫然無累且反得安享賊贓有是理乎無可飾者一也拋荒者惡等見欺隱已發則反將上湖原報陞科田內開拋荒一千二百餘畝殊不思陞科四案之田抵係之寅等盡霸而上湖湖水橫決一案在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而始有懇准換帖懇恩飭查二案又至三十一年而始有請寬陞科一案設使上湖當日果有荒田應補則當續陞比三案時其荒固已久矣何不於此三案之中先除抵補餘剩報陞而

練湖歌叙錄

卷四

四十五

乃並不提起直至十五六年後霸盡下湖欺隱事敗然後捏訣掩覆假如身等濱湖十萬之田自惡等私壅下湖霸絕水利皆作石田又向何人索取何田抵換且亦幸而有此下湖備抵若使止一上湖不知又將何以補之伏讀張縣主詳文內開之寅等何不於告陞時棄置不行告佃且所拋田畝又有告壅成熟者二百餘畝則此田之荒由於之寅等作奸罔利以荒非田之不可耕種而荒明矣等語直正得情無可飾者二也缺額之說始於之寅成於知事湖田知事吳公綬即之寅同惡相濟之胞弟吳之書也蔣公庄郭廣元即一局欺隱同革衣頂之蔣南藩郭洪仁也其餘張衡等九人無非欺隱有田之人也以欺隱之人自為知事故爾改大丈弓將四案陞科原額田每畝削去五厘有零稱少田二百餘畝俱將下湖田抵補幸蒙張縣主

將康熙六年奉

旨通行丈量 憲發印烙官弓比對而情弊始破今惡等尙曉曉混賴據執湖水橫決一案田係 許防廳籍綱總丈未除田埂故有缺額夫果係籍綱總丈而缺額則彼時何不力爭爭之不得又何不置之弗佃若云後來頂佃則既知缺額愈不當頂况至逐號細丈又並無缺額徒欲作弊改弓可知籍綱總丈四字不過捏訣支離以圖暗合改大之弓若云未嘗改弓毋論兩弓現存可以覆較但如湖水橫決一案則賴稱 許防廳籍綱總丈矣彼懇准換帖懇恩飭查請寬陞科三案田五千餘畝非有朝廷之召壅非有上憲之臨勘非有縣官之親丈皆係之寅等如心如意自圖自壅報多報少自丈自開又豈籍綱總丈而今日亦復

練湖歌叙錄

卷四

四十六

指稱缺額乎無可飾者三也折算之說則因田內有溝塘灘埂而起以為應五畝折一畝而因以下湖私壅之田自謂補足折算所減之額殊不思果應折算則當告佃時何不聲明而康熙三十年間謝縣主受其簧惑詳 憲題請折算致干 部議以六錢三分一畝輕價之田何得妄希折算將謝縣主罰俸則已請之不得矣顧乃串通上下吏書將此卷藏匿不出而私行折算可乎無可飾者四也撥賣之弊縣詳謂實在轉賣而詭其名曰撥頂猶止得其一偏蓋又有實在撥頂而詭其名曰轉賣者矣總之欺隱之弊惟恐被人識破故今日撥張明日改李此田移甲彼田換乙戶口年年變易業主歲歲輪流以致圩名忽舊忽新田段忽分忽合其實在得價轉賣者懼人之議其後曰豈有無糧無價之田而先行售賣則曰吾撥頂耳未嘗受價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也。其實在不價接頂者。懼人之議。其後曰。此亦一局欺隱之人。而私行頂窩。則又曰。吾實出價欺隱。不關我事也。種種狡幻迷離。總欲使局外不習之人。尋之心煩。察之目眩。歸於摸頭不着。而後已。殊不知此事如理亂絲。只消一刀兩斷。無論自種。無論撥頂。總不必細與推詳。但令其分認于已陞科四案各圩之中。而不得分毫侵及于四案各圩之外。則奉

旨仍留蓄水之下湖。不煩言而出矣。無可飾者五也。之寅之煥等。既已盡霸上下兩湖。于是以之煥胞弟裴元貞。謀充原管經承。而元貞名下欺隱田。亦復七百餘畝。如裴文中戶。余文忠戶。高東戶。皆元貞鬼名也。後元貞被身等告發。則又將元貞妻舅馮玉麟。資充冊書。於是凡承行湖田吏書知事。無非一家眷屬。圩頭朱元英。王坤。三朱國

練湖歌叙錄

卷四

四七

才等。更不待言。而凡所捏拋荒缺。額折算之說。始猶賊胆心虛。久則毫無忌憚。竟將原佃陞科四案內。實在當糧田。盡行削去。註曰拋荒無主。反將下湖欺隱田。畝私編細號。註冊認爲實在當糧。其計不可謂不狡矣。殊不思有主然後上冊。上冊然後陞科。今已陞科入冊之田。而忽曰無主。試問當日此田何因得在陞科冊內。若果無主。則四案陞科之田。止應田一萬餘畝。而不應有一萬一千二百餘畝矣。當其霸佃陞科。則田皆伊主。而不留分毫無主者。以讓人及其欺隱下湖。則私削本號。而混開無主。以自覆。而猶曰吾按畝當糧。未嘗完一畝之糧。而業二畝之田也。將誰欺欺天乎。無可飾者六也。以萬無可飾之欺隱。而告發七載。狡借縣詳。抵補憲批。不准之案。百計彌縫。牢不可破。蓋緣之寅等。霸壟全湖。以後已陞之四案。則糧價不納。欺

隱之六千。則糧價原無。而歲歲坐收一萬七千餘畝膏腴之租利。不惜揮金如土。以固結上下之貪心。而圖久遠不拔之計。不願受田者。餽銀喜田者。分田其上下。承行書吏。非特與之寅等呼吸相通。乃直與之寅等休戚相關。以致愈久愈沉。安享如故。今幸憲天洞知情。弊斷自親裁。則雖有猾吏。固知無所施其伎倆矣。所可恨者。原種欺隱湖田之佃戶。朱朝綬等。欺隱未敗。則每齒相依。朋分籽粒。欺隱漸敗。則倒戈相向。爭報陞科。愚陋之夫。遂以爲今日官常。首在爲朝廷增課欺隱。一經丈出。勢必卽行給佃。爲望蓄水溉田。而身等則又竊謂不然。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圖其大。不計其小。慮其遠。不恤其近。昔曾南豐序鑑湖圖。其於豪強侵占。三致意焉。蓋自古仁人君子。未有不以爲民興水利爲先者。焉有天然本有奉

練湖歌叙錄

卷四

四八

旨不廢之水利。而忍自我爲民絕之。且聖天子蠲租薄歛。視民如傷。此數千畝之糧價。何關輕重。而必欲自我增之也哉。陽邑練湖。古來亦屢經豪強霸壟。久之仍歸於復。今先賢姜太常公湖漕成案一書。刊板現存。夫其已廢而終復者。理勢之必然也。而其主持之人。亦大略班班可考。今日之湖。雖已廢其大半。焉知無人焉起而復之。如今日盡廢之。以待他日復之。則復之較難。而他日之所咨嗟而怨憤者。必是人也。如今日半留之。以待他日全復之。則復之較易。而他日之所流連慨慕而大書特書者。必是人也。前古後今。爲怨爲慕。君子何居焉。是在憲天一熟籌之而已矣。刺刺不休。狂恃已極。干冒萬死。惟叩矜憐上呈。

康熙四十三年 八月

邵日茂等請詳蓄水呈案
呈為欺隱已蒙清丈惟求還

旨存湖亟救萬民湯火事切惟吳之寅裴之煥等自康熙三十四年以後私墾下湖殆遍勺水無存濱湖田畝連年赤旱茹苦難言身等三十七年先控 藩憲三十九年繼控 撫憲俱送 府審迄今又經八載而之寅等歲收欺隱田畝萬石之租以供上沉下捺之費終於不丈不審若非 憲天執法如山昭告明神杜絕情面則惡等之害 國害民終無了期自去臘蒙 憲駕親臨丈勘得實以後丹陽天日重輝合邑口碑載道身等濱湖數萬居民固均有再生之望矣但連歲旱災民苦莫訴仰望下湖涓滴不啻雲霓 憲天若不及早審詳革去欺隱之田留蓄半湖之水今濱湖田畝復何所賴以下秧

練湖歌叙錄

卷四

四九

東作灌溉西成也惟是惡等私墾於前又有貪人報陞於後欺隱未敗則共相分肥欺隱既敗則假相攻擊凡係佃田之徒無非一篋之蟹總之必欲盡廢此湖而後快伏讀大清律例有告發欺隱者即以欺隱田畝給與佃種今湖田欺隱既係身等告發揆之律例應聽身等告佃無疑然所以寧甘餓死而不肯承佃此田者誠不忍肥己害人以近貽萬民之怨恨遠受萬世之罵名 憲天臨勘身等地方受害情由盡蒙洞鑒豈容反聽奸黨陸科况今日而欲急復上湖則必另疏題請且欲全復下湖亦必另疏 題請蓋一經題請更張則必有干部駁若夫革除欺隱之田即為蓄水之湖無煩題請無事更張一反掌間萬姓群沾不朽之恩實乃事不勞而功倍者也其之寅之煥令奸佃章珍孔士珍等指稱湖之荒灘捏報新陞二千餘畝以為

既已報陞即可遮飾從前欺隱及去臘蒙 憲勘丈其田與欺隱之田犬牙相錯一體成熟多年先欺隱後報陞情弊已明如盜既被獲而尚思作法吐賊以圖免罪焉有是理從前張縣主聽信奸書湯國相胡廷相小寫丁功亮等混詳達 部竟忘此項二千餘畝之欺隱朝廷應追數萬石之租糧幸今奉 部駁查惟求 憲電前後卷宗比對告發報陞年月立明奸計則還

旨蓄水之下湖可以釐剔一清不惟濱湖難民稍有灌溉而湖開啓閉以時淤泥無自入河雖無全湖蓄水濟漕之盛舉亦斷不至阻塞河心妨碍漕運如目前開口一帶之幾無勺水撈淺扯釋害官害民日夜無休矣

康熙四十四年二月

練湖歌叙錄

卷四

五

黃郡侯清丈欺隱已明請聽奸民佃墾詳文

看得丹陽之練湖乃古來潞水之官湖也有上湖下湖之分上湖地勢稍高可以成田於康熙二十二年間奉

旨召民開墾為 國增賦 前任本府同知許天榮丈量報陞田五千九百八十餘畝造冊報 部在案乃有生員吳之寅等既開之後復羨下湖尤為膏壤遂將上湖田拋荒借稱抵補於三十六年復將下湖私墾田三千四十一畝五分零此即欺隱之所由來也查二十四年陽民戎全等與僧人福明深爽等一以懇准換帖等事一以懇恩飭查等事一以請寬陸科等事陸續告墾下湖亦經上價陞科報部在案至三十七年而吳之寅郭廣元朱允賓等又以備漕湯火等事具呈前令馬光裕以練湖隙地補墾上湖之虛田雖前府轉詳前